

乌克兰危机根源何在能否消除?

上海俄罗斯中亚东欧学会理事 张耀



张耀

9月4日,北约峰会讨论了乌克兰局势,并决定向乌克兰政府提供1500万欧元援助;9月5日,乌总统波罗申科和乌民间武装分别宣布,达成停火协议,那么这场持续半年的乌克兰危机的根源是什么?能不能实现持久停火?乌克兰局势下一步会怎么发展?本版编辑请专家做详细分析。

问:北约峰会决定给予乌克兰政府哪些援助?乌克兰强烈希望加入北约,近期有无可能加入,为什么?

答:9月4日,北约峰会发表北约-乌克兰联合声明,表示北约将致力于在“北约-乌克兰特殊伙伴关系”框架内支持乌克兰应对危机,协助乌克兰增强自身防卫能力。北约将在以往合作项目的基础上,在指挥与通信、后勤保障、网络安全、伤员康复等领域为乌克兰提供价值约1500万欧元援助的实质性援助项目。

1 北约不愿与俄罗斯直接为敌 短期内不会考虑接纳乌克兰



此次北约组织峰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北约组织冷战后的一个关键节点,俄罗斯再次被视为“对手”而不是“伙伴”,北约决定加强军事建设和军事部署来应对俄罗斯。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则显示了强烈的加入北约的愿望。

虽然北约组织在这次峰会上对乌克兰表示了力挺,再次把防范

俄罗斯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是乌克兰试图在短期内成为北约正式成员国的可能性恐怕还是很小的。首先按照冷战后北约扩大的基本原则,新成员国应该和其邻国没有领土和民族冲突,不能把问题带入北约内部。而现在乌克兰和北约国家都不承认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乌东地区的未来也还在未定

之时。所以北约组织如果接受乌克兰,就必须帮助乌克兰解决克里米亚和乌东问题,而这意味着北约准备在军事上直接和俄罗斯对抗,这种情景至少在现有局面下是难以想象的。

其次,俄罗斯一再直言不讳地声称不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认为这是俄罗斯地缘战略安全的绝对红线,如果北约一意孤行,等于是做好准备和俄罗斯直接为敌。

在这种背景下,乌克兰要在近期得到北约28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加入北约,其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2 停火协议未能解决根本问题 难以保证危机得到永久缓和

问:乌政府和东部民间武装能否实现持久停火?

答:9月5日,在乌东地区冲突局势突变的背景下,由乌克兰、欧安组织、俄罗斯组成的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与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代表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会议讨论停止冲突的问题。在普京3日提出的7点建议的基础上,经过讨论四方代表签署了从当地时间5日18时(北京时间23时)起停火的备忘录。

值得一提的是,8月26日在明斯克还举行了俄白哈三国关税同

盟、欧盟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议,其间俄乌两国总统首次实现了双边会谈,这次会谈对乌克兰有关方面达成停火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乌东局势出现突变的状况下,乌克兰政府和东部民间武装愿意达成停火协议的主要原因包括:

首先,由于乌政府军在东部节节失利,乌政府现在已经没有能力继续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东部分离问题,战斗如继续下去,乌克兰政府有可能出现溃败之势;其次,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帮助仅限于政治支持,而没有

任何直接进行军事支持的计划;第三,停火可以给乌政府军休整的机会,也可以避免东部民间武装扩大其军事成果;第四,民间武装方面虽然在日前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是俄罗斯和东部武装现在承担着巨大的国际压力,而没有俄罗斯的支持,东部民间武装恐怕也难以继续,在目前占有一定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停火,可以保持战场有利态势并获得较好的政治谈判筹码。

虽然停火协议已经签署,但对双方而言,停火协议并不是解决双方根本利益问题的手段。除非双方能够在未来寻找到妥协的办法和就乌克兰的未来达成一定的共识,否则一纸停火协议很难保证危机可以得到永久性的缓和。

问:乌克兰局势下一步会怎么发展?“新的冷战”会不会出现?

答:目前乌克兰局势还处于十分脆弱的阶段,虽然停火协议已经生成,但停火还没有完全达成,零星冲突依然存在。乌克兰局势的未来发展不仅仅取决于目前冲突双方——乌克兰政府和东部民兵武装,还取决于这两者背后的各种力量的平衡和博弈。

第一种发展结果是冲突各方对未来达成了充分的共识并为此做出了各种努力和妥协。但目前来看,双方对于自身的战略目标都有着清醒的认识,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利益诉求的任何打算,所以这种发展结果可能性很小。

第二种结果当然是冲突各方没有任何妥协和协商愿望,希望完全实现自身的目标,从而使得军事较量成为唯一可能达成自身战略目标的手段,冲突将迅速激化和扩大化。但由于这种模式不仅取决于乌克兰政府和乌东民兵武装的强硬态度,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他们背后的支持力量美欧和俄罗斯的态度与决策,没有美欧和俄罗斯的坚决支持,无论是乌克兰政府还是乌东民兵武装,都没有足够能力支撑长期的战争行动。而目前我们还看不到俄罗斯和美欧双方决心在乌克兰举行一场大规模代理人战争的意图。

因此,和大部分国际冲突一样,乌克兰的局势下一步基本是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危机将在既

不能彻底解决、又不至于失去控制的通道中踉踉跄跄前行。乌克兰政府将力图维护其对国土的控制局面,而东部地区则尽可能维护自己的“独立”或“自治”地位,由于双方都没有压倒对方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因此最后可能会出现某种僵局,即乌克兰政府虽然不能彻底管控东部地区,但东部地区也不能完全脱离乌克兰而只能保持某种半独立的地位,一旦这种微妙平衡失去控制,就将爆发军事冲突以重新恢复平衡。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和美欧之间的关系每况愈下,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的各种制裁逐渐加码,“新冷战”已经成为国际舆论的一个热门词汇。但笔者以为,虽然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矛盾在短期内存在结构化冲突的特征,对峙或将成为双方

地缘政治战略的一个长期特点,但双方目前并没有准备在意识形态、政治和发展模式以及地缘政治竞争中对其其他国家发出或者站在我们一边,或者站在我们的敌人那一边的选边令,以形成大规模集团竞争,双方也没有在世界上以自己的发展模式来彻底取代对方的发展模式的雄心和号召力。虽然目前双方怒目相对,但在政策上都留有回旋余地,而且都把影响对方、促使对方降低调门进行妥协作为政策目标之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言语和行动上的争执乃至对抗,但是传统的冷战还没有重现的基础和条件。

4 新冷战重现不具备条件基础 乌未来取决于背后美俄博弈



3 寡头为谋私利外交摇摆不定 美欧紧逼俄不相让引发危机

问:乌克兰危机的真正根源是什么?有无消除的可能?

答:自去年末开始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有着深刻的国内外原因。从内部而言,虽然表面上乌克兰东西部的民族矛盾冲突似乎在目前的危机中扮演的主要角色,但在历史上,乌克兰东西部之间的族群关系并没有成为乌克兰主要社会危机的主导原因。乌克兰国内的深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和不同利益集团在对外政策上的严重分歧是这次危机大爆发的基本原因。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名义上成为类似西方的多党民主政体,但事实上乌克兰在很大程度上是寡头政

治体制,少数在乌克兰独立后以种种手段暴富者逐渐掌握了政治经济大权,形成了各种寡头利益集团,操控着乌克兰的政治和经济走向。在这种模式下,乌克兰的政治集团高度腐败,在世界各国的腐败排名表上排名极为靠前;乌克兰的经济发展也极为缓慢,少数寡头集团垄断了各种经济利益,民众生活水平则长期低迷。这种背景下使得乌克兰人民对现状极为不满,很容易就走上街头宣泄不满。另外,不同的寡头利益集团按照利益取向使得乌外交战略在东西方之间摇摆不定,无法做到平衡,每每发生东西之争,而寡头集团则往往利用民粹主义挑起和

激化东西之争来谋取私利。这也是2005年和此次乌克兰危机的基本路径。

除了国内原因,乌克兰面临的复杂地缘政治环境导致外部力量对乌走向现成巨大干扰。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夹在俄罗斯和西方集团的过渡地带。俄罗斯坚持认为乌克兰作为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缓冲地带对于俄罗斯的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西方尤其是美国出于继续削弱俄罗斯以彻底消除俄罗斯重新崛起成为威胁和挑战的可能性,又必须将乌克兰置于自己的影响乃至控制之下。

而导致此次乌克兰危机的国内外原因我们在短期内看不到可以消失或得到妥善解决的前景,这就导致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不可能在短期内依靠一两个停火协议就能得到解决的。

(上接B1版)此外,被水坝拦住的上游水体流动慢、温度高,不再适合那些喜欢清澈、低温水体的生物生长,如野生鲑鱼。水体含氧量越来越低,沉积物淤积,有毒物质增加,水草和藻类最终“占领”水域,鸟儿不再飞来觅食。

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些水坝开始陆续被拆除。缅因州肯纳贝克河上的爱德华兹水电站大坝的拆除,被视为“解放”河流、恢复生态行动的标志性起点。1999年,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以妨害鱼类为由,下令拆除这座长280米、高7.3米、发电量3.5兆瓦特的大坝。这是河流保护需求首次战胜能源需求。

接下来的25年间,全美大约900座水坝被拆除。如今,拆除水坝的速度达到平均每年50至60座。

环保组织“美国河流”说,新英格兰和大湖区是拆除水坝数量最多的两个地区。那里散布着许多百年水坝,当初为磨坊和工厂而修建。加利福尼亚和西北太平洋地区的拆除水坝数量位居其次。

一些大坝被拆除是因为存在安全隐患,一些则是由于维护成本过高。但大多数情况下,拆除水坝是为了恢复河流的生态原貌。

“我们的目标是让河流尽可能恢复原貌。”马萨诸塞州生态学家艾莉森·鲍登说,“我们不会幻想(让生态环境)重返17世纪,但我们想竭尽所能让河流恢复到能自我维护的程度。”

反对声音

拆除水坝并非盲目,而是有原

则可循。鲍登说,用于防洪的水坝通常不会被列为拆除目标,目前被拆除的多是那些老化严重、丧失经济利益、存在安全威胁以及影响鱼类生存的水坝。

尽管如此,依然有不少声音反对拆除水坝。在干旱的西部,一些州议员呼吁修建更多水坝,增加蓄水量;加州民主党参议员凯瑟琳·加尔贾尼提交议案,希望获得62亿美元用以增修4座水库;缅因州州长保罗·莱佩奇则主张保留水电站大坝:“对我们州或国家而言,拆除水电站大坝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事实上,我们应该修建更多水电站。”

对环保人士和生态学家而言,想要恢复河流生态,仅拆除大坝还远远不够。缅因州的佩诺布斯科特河曾是北美洲重要的野生大西洋鲑

鱼栖息地,大大小小的支流里游弋着大量鲑鱼、美洲西鲱、青鱼、鲟鱼、七鳃鳗,是垂钓者的天堂。但截至2009年,由于过度捕捞和兴建水坝,河里的大西洋鲑鱼濒临绝迹,数量骤减到鼎盛期的0.5%左右。

当地政府历时多年,耗资2500万美元尝试恢复野生鲑鱼数量,一直没有成功。环保组织也为此积极努力,与信托基金合作,筹集到2500万美元买下三座水坝的所有权,并于2009年拆除了位于下游河段的两座水坝。第二年,环保组织往上游水域投放7000条灰背西鲱,希望借此改善水体环境,吸引更多其他鱼种返回,为野生大西洋鲑鱼的回归“铺路”。

为环保组织“大西洋鲑鱼协会”工作的安德鲁·古德说,灰背西鲱是

反映缅因州河流生态标准的“基石”,如果它们能在佩诺布斯科特河顺利回归并繁衍,说明这里的水质和生态系统得到一定程度改善,吸引野生大西洋鲑鱼回归的机会就越大。

年逾古稀的盖伊兰德·哈奇在河畔经营一家钓鱼店多年,他认为自己“在有生之年”有望看到成年野生鲑鱼回归佩诺布斯科特河。他说,尽管拆除了两座水坝,但这条河上还有至少三座水坝等待着洄游的鱼群艰难翻越。

当地原住民部落负责自然资源事务的官员约翰·班克斯对此却更有信心:“这条河流环境恶化历时几百年,想要恢复原貌自然也需要一些年头。我们已经见证了生态环境的改善,雕和鱼鹰回到这里。河流正逐渐重现生机。”